

近二十年来国内《三国志》词语研究述评

高 明

(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三国志》的词语研究是《三国志》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二十年来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本文回顾了二十年来国内《三国志》词语研究的主要成就,揭示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涉及到今后《三国志》词语研究中应该加强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4)02-0092-05

20 世纪以来,《三国志》(陈寿著,裴松之注)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一方面是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推出,同时研究范围已经逐渐从文本整理、史实考证发展到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更广阔的领域。

在《三国志》的研究中,词语的训诂考证是最基础的一个层面。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三国志》是一部具有鲜明魏晋语言特点的文献,其中包含有大量的魏晋新词新义,不了解这些新词新义可能会给准确理解《三国志》文本带来不便,甚至会影响到《三国志》文献价值的发挥。同时,随着传统训诂学的不断发展和汉语史研究的逐渐深入,魏晋南北朝汉语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三国志》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的重要文献,其语料价值也逐渐得到进一步挖掘。《三国志》的研究历史表明:要对像《三国志》这样一部内容广泛、语言特色鲜明的重要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首先必须对其中丰富多彩的词汇进行研究。

事实上,历代的《三国志》研究学者都非常重视对《三国志》词语的研究。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关于《三国志》词语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数量和质量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及时总结这些研究成果,认识其价值,无疑对《三国志》词语研究的进一

步深化是极有意义的。

近二十年来,《三国志》词语研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除了真正明确标注《三国志》词语研究的成果外,还有大量的《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或是融合在魏晋南北朝词语研究中,或是集中在《三国志》文本的校勘、标点和翻译中。这样的特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的全面认识,也不利于更深入地研究《三国志》的词语。因此,我们试图从表现形式上来对近二十年来《三国志》的词语研究加以总结,揭示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价值,同时也讨论了《三国志》词语研究中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历史研究者的《三国志》词语研究

《三国志》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的一部重要的史籍文献,它是研究三国历史文化的最完整的文献资料。在利用《三国志》来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发现了《三国志》语言和词汇上的一些特点。《三国志》虽然以典雅规范的书面语为基础,但其中也保留了相当多的汉魏新词新义,而往往是这些新词新义影响人们对《三国志》文本的理解。扫除词语障碍,弄清楚这些新词新义,就成为充分利用

[收稿日期] 2003-10-16

[作者简介] 高明(1970-),男,陕西西安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汉语词汇及中古文獻。

《三国志》这一重要历史文献的首要问题。于是从古至今,许多的历史学者都有一些关于《三国志》词语考释的论著,像清代的钱大昕、王鸣盛等。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三国志》札记”可以说代表了二十年来当代历史学者研究《三国志》词语的最高成就。

“《三国志》札记”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周一良先生研读《三国志》所作的学术笔记,发表于1985年。其中共有札记29条,有考释《三国志》中普通词语的,如“设主人”、“不可为心”、“猖獗”等,也有考释书中专用名词的,如“郡将、州将”、“珠襦玉匣及其他”等。从考释方法上看,除了排比归纳词语出现的例证外,还引用了许多古代的训诂著作以及大量的汉译佛经。如释“设主人”的“设”引申为饮食本身,就引用了《南齐书》、《六度集经》等七条例证,归纳出词义。^{[1](P13)}诚如著者所说:“这部札记的目的,是想就自己理解所及,对史料作点类似注解的工作,以供认真读这些史书的同志们参考。”^{[1](P1)}由于著者谙熟中古文献,所以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能左右逢源,再加上精密的论证,所释词语的意义都信而可从,这部札记已经成为研究《三国志》词语的重要参考文献。

另外,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有《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一文^{[2](P463)},其中考释了《三国志》中的“发名”、“护前”两词,也可作为研究参考。

二、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中的《三国志》词语研究

80年代以来,传统训诂学及汉语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就词汇研究来说,俗语的考释和魏晋南北朝词语的研究成为了两个热点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语史的分期进一步细密化,魏晋南北朝汉语在汉语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了,“中古汉语”已经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和重视。

在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很重视《三国志》这部文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强调了《三国志》词语研究在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郭在贻先生在其《训诂学》中附列了一个“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三国志》也位列其中,郭先生还在此书下附加说明:“裴注征引魏晋人著作多至200余种,堪称宏富,中多六朝口语词,极有价值。”^{[3](P644)}充分说明了《三国志》词语在中古词

语研究中的意义。从训诂实践来看,不管是蒋礼鸿、张永言、郭在贻这些老一辈学者,还是方一新、王云路、汪维辉这些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中都包含有大量的《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如蒋礼鸿先生的《义府续貂》在考释“从容消息”、“觉跌”等中古常用词时都引用到了《三国志》。^{[4](P4,43)}张永言先生在讨论“错”用作“错误”义的早期用例时也引用了《三国志》。^{[5](P236)}方一新、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汉语词语例释》曾多次引用《三国志》来解释中古词语,其中有些条目和意义就直接出自《三国志》,如“摆拨”指摆脱,“解放”指使释放、松绑等。^{[6](P7,225)}汪维辉先生研究汉魏南北朝常用词的演变,也对《三国志》词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论证上古汉语的“书”向中古“写、抄”等词演变时,引用《三国志》来说明中古表达这一意义还常用“腾”,相当于现代的“誊”。^{[7](P245)}

这些成果都不同程度地考释了《三国志》中一些词语的意义,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直接研究《三国志》的,而且散见于各处,不易收集,但它为我们深入研究《三国志》词语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三、专门集中的《三国志》词语研究

伴随着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入以及对《三国志》语料价值的重视,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相对集中的《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如徐复先生的《三国志臆解》等。^{[8](P144)}另外,近年来复旦大学古籍所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围绕《三国志》词语研究展开了一系列子课题,先期完成的有王文晖的《〈三国志〉成语研究》等。当然除了散见于各种刊物的少数文章之外,吴金华先生可能是这方面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一人。

吴先生的《三国志》词语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成果的涌现是从80年代至今。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吴先生曾先后发表《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拾诂续》、《三国志词语琐记》等论文,集中对《三国志》词语进行攻坚式的研究,这些成果都汇集在他的《三国志校诂》一书中。这些成果或是考证《三国志》中一些词语的特殊意义,或是纠正大型语文工具书在释义上的一些不足。所释词语既有中古时的常用词,如“所在”、“无事”等,也有从上古继承而来的一些词语,如“军”、“忍不可忍”等,其所释义“发掘至深,语多独创可信”^{[9](P1)}。从考释方法上来说,有并列《三国志》中的相关用例而归纳

词义的,有将《三国志》同中古其他文献互证的,有摆脱词语的文字形体而因声求义的。这些成果是《三国志》词语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将《三国志》的词语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在《三国志》词语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古史书文献。如郭在贻先生的遗作《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琐记》考释了中古史书词语 37 条,其中“了鸟”、“老革”、“过差”等都是就《三国志》词语而展开的,其后又出现了像刘百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和方一新先生《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这样的成果。这些著作考释的范围遍及中古各部史书,认真收集中古史书中一些疑难词语的用例,加以科学的归纳分析,所释意义多可信从。其中有许多条目实际上是围绕《三国志》词语而展开的,初步统计,方一新先生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共收词语 185 条,其中有“安集”、“持面”等 78 条都与《三国志》词语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中的一些条目已经从单纯的训诂释义发展到词汇研究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如方一新先生考证《三国志》中“异”有敬重、器重义,并同时列举了由这一义素在《三国志》中组成的一些复音词,如“敬异”、“重异”、“器异”、“礼异”等^{[10](P165)},这对研究中古词汇的构成和发展是有极大帮助作用的。另外,方一新先生《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的“前言”部分,对中古史书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中古史书词语的研究意义、中古史书词语的特点等理论问题有较全面的论述,对于研究《三国志》词语也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四、《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

运用词语研究成果及其他语言材料来校理古籍文本,这是古典文献校勘的一种基本方法,《三国志》文本的校理当然也离不开《三国志》词语的研究。

近二十年以来,《三国志》文本的校理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对包括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等成果的进一步重视和利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古汉语词语和《三国志》词语的深入研究。可以说,《三国志》文本的校理和《三国志》词语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表现出了一些和前面几种研究所不同的特点。首先,从考释词语的范围来看,前面的几种研究基本还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阐释词语在特定上下文中的意义,帮助阅读者准确顺畅地理解文本,这是其主要出发点。因此,它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汉魏南北朝产生特殊意义的词语上,即所谓“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者。《三国志》文本校理面对的是《三国志》在流传中产生的各种讹脱衍倒等校勘问题,其所涉及的词语就不仅仅局限于上面两种。例如《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中有“横蒙特恩”,吴金华先生认为“特恩”应是“时恩”之误^{[9](P63)},而像“时恩”一类词语一般是不会进入训诂学者的视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启示我们:《三国志》的词语构成不但包括一大批魏晋新词,而且还有继承上古汉语的词语;不但有许多常用词,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专用词汇。这就为我们全面研究《三国志》的词语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考释方法上来看,运用训诂方法来研究《三国志》词语,主要是靠排比相同用例,归纳总结词语的意义,另外再辅之以传统故训材料的引证。《三国志》文本校理的目的是尽可能恢复古籍的原貌,所以在《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除了使用训诂学上的排比归纳和征引故训外,版本参证等方法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如果说《三国志》词语的训诂研究是要说明词语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三国志》文本校理中则不但要说明词语的意义是什么,应该写成什么文字,而且还要说明为什么是这个意义和这样的写法。例如《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有“拔刀砍石”,吴金华先生认为“砍”应该是“斫”的形误,引用《说文》及《三国志》其他用例,说明在汉魏六朝时表示今天的“砍”义通用“斫”,唐宋以后才开始使用“砍”。最后,说明《三国志》此处只有金陵活字本写作“砍”,其他的版本都写作“斫”。^{[11](P268)}这样不但解释了《三国志》中“斫”的意义,而且还说明了“斫”和“砍”在汉魏到唐宋的演变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对我们研究断代的汉语词汇史,了解汉语词汇的演变规律,无疑会增加更多的一手材料。

《三国志》文本校理中的词语研究以吴金华先生的一系列专著为代表,如《三国志校诂》、《〈三国志校诂〉外编》、《三国志丛考》等,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有许多研究《三国志》词语的精当论述。特别是在《三国志语词琐记》一文中,吴先生还从理论高度讨论了《三国志》词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忽略文本

鉴定、语词判定不清、没有重视对古义、时语及孤例的求证等。^{[12](P294)}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后加强《三国志》词语研究是有相当指导意义的。

五、《三国志》译注本和《三国志辞典》

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各种版本的《三国志》译注类书籍,如《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三国志》的普及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让《三国志》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事实上,要对《三国志》做注释和翻译必须首先对《三国志》中所使用的词语有相当掌握,注释和翻译实际上就是对《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的运用。但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三国志》译注本在这一方面做得并不令人满意,许多前人及当代学者关于《三国志》词语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被充分吸收。例如《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有“离间人骨肉”,大多数注译本都把其中的“离间”理解成现代汉语的意思,而实际上这里的“离间”是指分离、分隔。^{[13](P180)}这些《三国志》的注译本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研究《三国志》词语提供了一个参照,有利于我们发现《三国志》词语研究中的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993年出版的《三国志辞典》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三国志》专书辞典。该书以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为收词立目的依据,收词范围包括《三国志》本文和裴松之注文,共收词目一万八千多条,大致分为语词、人名、地名、职官、典籍、天文历算、历史典故等类别。可以说,这部专书辞典的出版对总结《三国志》词语的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此书的编写原则是以“难懂”为标准的,又加上对当时《三国志》词语研究成果的关注不够,所以在收词和释义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普通语词的收集还很不全面。^①例如《三国志辞典》中收进了“横杀”一词^{[14](P588)},而其中的“横”在《三国志》中作单音节词用还可以有“意外、突然”之义,《辞典》就没有收进去。虽然如此,但它毕竟为我们今后编纂类似的辞典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自应有其相对应的作用和价值。

近二十年来的《三国志》词语研究可以说是新见迭出、异彩纷呈,从历史学者的重视到中古汉语研究者的倾力,再到专门集中的研究,直到专书词典的出现。这个大体轮廓也显示出:《三国志》词语研究的深度在不断提高,范围在不断扩大,方法在不断丰富。从总体上来看,近二十年来的《三国志》

词语研究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近二十年来的《三国志》词语研究主要是对《三国志》词语的考释,是传统训诂学向新领域的发展。当然,在进行词语考释的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三国志》词语,但这方面的成果相对数量较少。诚然,严密的词语考释是进行系统的词汇研究的基础,没有充分的个案研究,全面词汇研究随时有可能遇到一些“暗礁”。但随着《三国志》文本校理成果的大量出现以及中古汉语研究进一步开展,从词汇系统方面研究《三国志》词汇构成及其中的有关词汇发展规律应该是可以做、而且也必须做的。

重实证、重发明是近二十年来《三国志》词语研究所表现出的另一特点。在进行《三国志》词语研究的时候,学者们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不尚虚谈,注重文献材料的收集,让例证自己讲话。同时,能批判地吸收前人及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将研究推向深入。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以语言事实为依据,以文献材料为基础,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如关于《三国志》中“护前”一词,历来辞书都释作“护短”。吴金华、龙潜庵、周一良、王继如等先生都曾先后撰文申辩。^②又如《三国志·魏志·于禁传》中有“吾其急也”一句,吴金华先生怀疑“其”是“甚”的讹文,而王云路先生撰文认为“其”字不误,“其”借为“纂”,与“甚”同义。^③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商讨切磋的碰撞中,《三国志》词语研究在逐渐逼近语言事实本身。

注重将《三国志》词语的本体研究和辞书编纂以及《三国志》文本的校理相结合,这是近二十年来的《三国志》词语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从出发点来看,近二十年来的《三国志》词语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三国志》词语,以促进中古汉语词语研究的深入;二是研究《三国志》词语,在最大限度上来恢复《三国志》的古籍原貌。于是,这两个目的产生了《三国志》词语研究的两个重要的阵地,学者们不断地从这里边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些词语研究的成果反过来又为辞书编纂和文本校理提供丰富的材料,不管是从《三国志》中发掘新词新义以补充修正语文工具书,还是运用词语研究去校勘文本,实际上都是这种相互促进作用的体现。

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附带说明一下,即关于《三国志》语料性质的认识。自从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提出语言研究材料的时代性问题后,《三国志》及其他一些中古史书文献基本上被当成了“后时语料”。再加上语言研究中对俗语词、口语成分的重

视,《三国志》往往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词语发展的“辅助材料”。当然,从研究汉语词汇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要全面地对《三国志》进行词语专书研究,这种观念可能会使我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谓“新词新义”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三国志》词汇的复杂构成,忽视那些专用词汇和大量的继承上古汉语的词汇。事实上,从《三国志》词语的研究、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纂以及《三国志》文本校理的情况来看,全面深入的《三国志》词语研究是必要而迫切的。

[注 释]

- ①关于《三国志辞典》的评论可参看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辞典〉商兑》一文。
- ②吴文后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页121,龙文见《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周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464,王文后收入《训诂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48。
- ③王云路文见中华书局1996年《文史》第四十一辑页288。

[参考文献]

-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郭在贻.郭在贻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蒋礼鸿.义府续貂[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6]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7]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8]徐复.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 [9]吴金华.三国志校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10]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M].合肥:黄山书社,1997.
- [11]吴金华.古文献研究丛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 [12]吴金华.三国志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3]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14]张舜徽.三国志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审稿 袁书会]

[校对 夏 阳]

~~~~~